



往事鈎沉

悠悠歲月憶邵翁

有一位先賢與今年的兩件大事緊緊相連。一九二一年他即是中國共產黨黨員。今年九十年黨慶，焉能不念及他。一九一一年他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，與武昌起義的將士們遙相呼應，一舉推翻帝制。今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，焉能不提及他。要問他是哪一個？錢塘江畔邵力子是也。

邵力子，一八八二年出生於浙江紹興。二十四歲那年，他東渡扶桑留學，旋即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。翌年回國，先後創辦《神州日報》、《民呼日報》、《民籲日報》、《民立報》，宣傳反清思想，倡導國民獨立精神，為即將爆發的辛亥革命積極營造輿論。「五四」運動前後，他一方面在其創辦的《民國日報》上開闢「覺悟」副刊，宣傳新思想、新文化，另一方面又和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。一九二一年，他以國民黨員特別身份跨黨加入共產黨，成為最早的共產黨人之一。邵公在這兩個時間段的所作所為，無疑為其留下了極為亮麗的兩筆人生色彩。

在以後的歲月中，特別是在國共兩黨兩次合作期間，他又繼續作出了永載史冊的貢獻，令後人敬仰。他曾在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中擔任多項要職，為北伐革命做了大量的政治、組織工作。又他曾在抗日時期出任國民黨中宣部部長。期間，他不僅大力支持中共在南京創辦《新華日報》，而且積極准予《毛澤東自傳》在刊物上公開發表等等。惜乎，而今國共兩黨第三次友好時期，曾被毛澤東譽為「和平老人」的邵公已經作古經年，不再可能為兩岸黨人和兩岸同胞親自牽線搭橋了。但他那種追求和平、嚮往光明的高尚精神與人格魅力將永遠激勵兩岸人民攜手共進，最終走向統一。

鄭延國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老人家於青年時期居然對翻譯一事饒有興趣，且不乏真知灼見，如他曾寫有《譯書的我見》一文，刊載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八日上海《民國日報》上。是文稱：

譯書是一件很難的事業，讀書或者可以不求甚解（至多是誤自己），譯書卻萬萬不能如此，否則，貽誤讀書的青年，對不住社會，更對不住原著者，如果譯高深學術的書，不但文字須精通，也和該書有關聯的各種學科，也非經研究、略有門徑不可。

至於意譯，總不如直譯的好。意譯可以偷懶，躲閃；有看不懂的地方，不妨用己意猜度，竄改，或者竟忽略過去；別人要指摘他謬誤，他還可以強辯，說「這是不關重要的地方，所以我把它略去」。直譯則一句不容忽過，有看不懂的地方，自然也寫不下去，倘使他大膽寫下去，別人也就一定看不懂，很容易的知道他這書是毫不足觀的了，遇到西文結構和中文十分不同的地方，自然直譯者也當略變格調，不使有「信屈聲牙」之弊，但斷不能含糊圖圓，說我是「意譯」的。

細細揣摩邵公的這兩節文字，可以發現其翻譯理念是何等地明白剝切。首先，翻譯是一項艱苦卓絕的事業，它不僅牽涉到讀者和作者，而且還與整個社會息息相關，是故譯書者必須對原著透徹理解，萬萬馬虎不得。其次，對於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，譯書者不僅僅只是追求表層的文本字順，更重要的是必須直探專著深層，對其所涉及的專業和與之有關的種種學科有所了解、有所研究。第三，意譯不足取。原因是這種運作彈性太強，小而言之，難免丟失不少有價值的信息；大而言之，可能竄改原著的本意，誤導讀者。第四，直譯最好，它能夠避免意譯的種種弊端。但理想的譯文必須傳遞原作的全部內容而不能有意義的半點流失，必須行文精煉自然通俗易懂而不能有變通的絲毫極阻。要達到如此境界談何容易？惟有善於變通的智者，方能左右逢源、遊刃有餘，將原文玩弄於手掌之間，然後化作理想的譯文，上可令士林方家嘖嘖稱羨，下可令民間學人愛不釋手矣。

綜上所述，可知邵力子，不僅為中共黨史，為國民歷史增添了厚重的篇幅，而且也為翻譯理論補上了熠熠生輝的一頁。撫今思昔，豈能不令我們更加憶念這位可欽可佩的和平老翁？

副刊的性別

唐登瓊



文化什錦

某文學論壇上，寫手們爭論着一個問題：某報副刊編輯是原任好，還是現任好？爭來爭去，旁觀者都看出了端倪，無非原任編輯手裡發稿多的作者說原任好，現任編輯發稿多的作者說現任好。不過文人畢竟不同於小

市民，太自私的論據端不上台面，於是是一些體面的論據就出台了。

「以前趙編輯版面的文章文筆都很好，而且充滿思辨，令人回味。現在劉編輯盡發『婆娑影』文章，家長裡短、東扯西拉，一點意思都沒有。」挺原任的作者說。

「劉編輯貼近讀者，副刊不就是給老百姓看的嗎？何必故弄玄虛……」現任編輯的粉絲反駁道。

其實透過他們的爭論，隱約可以看出副刊其實是有性別的。趙編輯的副刊屬於男性，劉編輯的副刊屬於女性。

副刊在中國創始之初是男性，那時候中國女性大多數沒文化，報紙的編者和讀者絕大多數是男人，所以副刊也是男人的天地。那時副刊上的鸞蝴蝶派小說，多少與如今的情感口述有些許相似，不過功能卻主要是滿足男讀者的情感意淫。至於魯迅等人的雜文、散文，將副刊推向了其歷史頂峰，此後一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副刊基本都是嚴肅的，男性讀者佔計多於女性讀者。都市报、休閒晚報的興起，漸漸改變着副刊的性別。從九十年代末到今天，副刊部裡女編輯漸漸成為了主力，副刊緊貼世俗生活淡化思想性，也漸成趨勢。然而，副刊讀者是否已經變成了女性為主？這點卻無人敢下斷言。

從自費訂閱報紙的家庭來看，一般男讀者會喜歡看政治、軍事、體育新聞，女讀者更有可能喜歡副刊。不過從零售攤點分析，買報紙看的男讀者又遠多於女讀者。至於單位訂閱，大多數是嚴肅的時政類日報，他們的副刊始終繼承着文學性、思想性的特點。

互聯網的普及、智能手機的興起、電視情感節目的氾濫……這些都在分流着追逐時尚的女性讀者。不知道是不是有感於關注度的持續下降，許多報紙的副刊在萎縮，甚至消失。

一個社會，只有男女比例協調才可能穩定。副刊想要生存發展，也應該「男女搭配」。單一傾向男性或者女性讀者，首先就自斷了一條胳膊。一旦市場出現波動，另一條胳膊也很可能不保。

魯迅等前輩開創了中國副刊的黃金時代，副刊成為了世界報林中獨具特色的中國奇觀，但願它不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被終結。

在陷害林冲的第四環節，陸謙、富安等人，竟然不遠千里趕往滄州，勾結監獄管理人員，試圖風雪夜在草料場縱火把林冲燒死。林冲真是命大，對於這一謀殺計劃，他不僅躲過了而且聽到了。當林冲持刀用腳踏陸謙胸口時，陸謙竟然這樣辯解：「不干小人事。太尉差遣，不敢不來。」林冲罵道：「奸賊！我與你自幼相交，今日倒來害我！怎不干你事？」（第九回）作為知心朋友，野豬林是間接的，而草料場既是幕前的也是直接的，直到此時，這位朋友的真實面目才大白於天下。

陸謙對於林冲的陷害，白虎堂——野豬林——草料場，重重殺機，步步緊逼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。如果有誰交了陸謙這樣一個朋友，真是倒了八輩子血霉。

林冲能夠逃脫這連環陷阱，保住性命，投奔梁山，只能是小說的虛構，常人豈能如此幸運！應當指出的是，這其中的每一環節都有高俅的身影，不是直接策劃就是間接授意。由此可見，在陸謙與林冲的友情之間，一旦強大而邪惡的權勢插入，在社會與良心的天平上，友情往往傾向於權勢。這幾乎是檢驗一切友情是否真誠的重要尺度，這個標準幾乎從來如此。

交友警惕陸虞候

安立志



文史叢譚

中，得到進一步印證。在董超、薛霸押解林冲去滄州之前，陸謙宴請二位解差，又是傳達太尉鈞旨，又是重金收買，要求董、薛二人途中謀殺林冲。這個環節，沒見他與高俅的密謀，也沒見他與富安的合夥，看來這完全出於殘害朋友以討好高俅的陰險心理。兩個解差對林冲動手前的一番話，洩漏了其中的秘密：「不是俺們要結果你。自是前日來時，有那陸虞候，傳着高太尉鈞旨，教我兩個到這裡結果你，立等金印去回話。」（第七回）一路上上倍受折磨、死到臨頭的林教頭，此時才明白了曾經「你好」「我好」的「陸兄」，竟然是如此卑劣、殘忍的色。

陸謙的陰毒在第三環節即野豬林的謀殺案中，得到進一步印證。在董超、薛霸押解林冲去滄州之前，陸謙宴請二位解差，又是傳達太尉鈞旨，又是重金收買，要求董、薛二人途中謀殺林冲。這個環節，沒見他與高俅的密謀，也沒見他與富安的合夥，看來這完全出於殘害朋友以討好高俅的陰險心理。兩個解差對林冲動手前的一番話，洩漏了其中的秘密：「不是俺們要結果你。自是前日來時，有那陸虞候，傳着高太尉鈞旨，教我兩個到這裡結果你，立等金印去回話。」（第七回）一路上上倍受折磨、死到臨頭的林教頭，此時才明白了曾經「你好」「我好」的「陸兄」，竟然是如此卑劣、殘忍的。因爲在當時，他這位「賢弟」的猙獰面目並不清晰。

可能是家中老大的原故，馮順弟很忘我。她嫁給亡妻的胡傳做填房，就是想為父母減輕些負擔。她對胡適的教育卻非常重視，胡適開蒙比一般孩子都早。當時私塾一年學金二元，馮順弟第一年就給了先生六元，並逐年遞增，最後一年已加至十二元，在鄉里創了記錄。她出如此高的年金，只為讓先生為兒子把書講細講透。胡適小時候，馮順弟常以丈夫為兒子作榜樣，說：「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。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，你要學他，不要跌他的股。」她聽說有人要折價出售一部兒子夢寐以求的《圖書集成》，雖然家境已頗拮据，還是借錢買下了這套書。她對兒子的管束非常嚴格，但從不會在別人面前教育他，而總是在晚上或早晨人靜時，對他進行教育或懲罰。胡適十三歲，被母親送到上海求學，十九歲官費赴美留學。留美七年，母子倆只能書信互通消息，母親重病也未告訴兒子，怕影響他的學業。馮順弟四十六歲病逝，與她的操勞應該有很大關係。

魯瑞在原則問題上也常常使自己置身事外。魯迅兄弟失和，雖然，她也會對別人說，責任不在魯迅，錯完全在周作人夫婦。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中，卻未見她有過批評、調解或勸阻。對二兒媳的無賴行爲，也未見她表現出一點長輩的尊嚴，彷彿一切都與己無關。倒是在周作人夫婦那受了氣之後，又去找魯迅。最後，魯迅只好四處借錢，另買了一處住宅，八道灣的周家大院則完全被周作人獨佔，後來又讓日本老婆的全家進駐了。

丈夫去世後，馮順弟對丈夫前妻的子女一直很寬容很忍讓。卻並不失自己的原則。胡適曾回憶，他的兩位嫂子時常互生事非，於是，每次兩個嫂子太過分時，「一天的天明時，她便不起床，輕輕的哭一場。她不罵一個人，只哭她的丈夫，哭她自己苦命，留不住丈夫來照管她。她先哭時，聲音很低，漸漸哭出聲來。……不多一會，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。我開了房門，她走進來，捧着一碗熱茶，送到我母親床前，勸她止哭，請她喝口熱茶。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，伸手接了茶碗。那位嫂子站着勸一會，才退出去。」那位嫂子便是挑起事端的人。馮順弟的方法看上去有些軟弱，卻顯示了一

情況不比上次更好，勉強強強把第一部讀完，實在沒有了再接再厲的那份耐心。

那時心情真是五味雜陳。我很不情願地把這部享有盛譽的名著慢慢合上，然後同樣很不情願地交還給圖書室。彷彿從那一刻起，對自己曾經的閱讀自信，因此一下子失去了最起码的底氣。

類似遭遇還有對《源氏物語》的閱讀。這部日本的古典名著由豐子愷翻譯，文字古樸典雅，堪稱翻譯文學的精品。小說卷帙浩繁，上中下凡三卷，在我看來無非是那些王公貴族如何漁色獵嬖，如此這般情節雷同的故事，加上我早已習慣了現代主義的那種敘事和語體，讀着讀着便心生倦意，能勉為其難地讀完第二卷，已是對自己虛榮心的大大妥協。第三卷到底沒有雅興再碰。又一部名著成了自己半拉子閱讀工程的爛尾樑，心裡不免快哉。

讀麥爾維爾的《白鯨》，真正遭遇了一回敗走麥城。這部書的知名度絕對不在上述兩部作品之下，正因為如此我才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地拜讀。

叫人無比喪氣的是才讀了幾十頁便告擱淺。等後來看了作家格非一篇讀譽有加的評論之後，又抖擻精

夏令鱔魚透骨鮮



飲食男女

鱔魚肉厚無刺，因其組織氨基酸含量高，故鮮味獨特。黃鱔烹製前往往往需經過一定加工，其方法一般有兩種：一為活殺，即先將黃鱔用力攪量，然後用刀剖腹，去內臟，剔其脊骨；二為先用適量的白酒倒入裝黃鱔的容器中，迅速蓋上，蓋數分鐘，待其醉後再剖腹剔骨。

黃鱔剖腹去內臟後，烹調方法五花八門，炒、爆、炸、煎、燜、燉、蒸、煮等皆可，不過炒、燜、炸等生黃鱔肉適宜燜、燉，熟黃鱔肉適於炒、燜、炸等。在家常菜譜中，黃鱔可烹製成清炒鱔糊、黃鱔炒洋蔥、黃鱔炒豆芽、生炒鱔片、香菇燉黃鱔等。在我國名菜中，黃鱔也佔有一席之

地，如廣東名菜「鮑汁鱔龍脰」，爽滑鮮美，鮑汁芳香；無錫的「梁溪鱔脰」，肉質鬆嫩，爽滑中帶糯，是大湖遊釣中必備的菜餚之一。南京名菜「燉生敲」，是用木棧敲擊鱔骨使之脫節，爾後先炸後烹成菜，食之酥爛入味，鮮香醇厚，有詩讚之：「若論香酥醇厚味，金陵獨擅生敲」。

杭州奎元館的「蝦鱔鱔脰」，具有麵條柔滑，蝦仁潔白，鱔魚香脆的特色。湖南「紅燒鱔片」，鮮嫩滑潤，醇香柔軟。安徽名菜「鳳凰燒鱔段」，肉質紅嫩，滋味鮮美。浙江名菜「生爆鱔片」，外脆裡嫩，清香四溢。淮安名廚以鱔為原料，可烹製出一百零八道佳餚，即著名的「全鱔席」，餚餚疊出，品品味殊。此外，潮州菜中的「紅燜錦鱔」、川菜中的「乾煸黃鱔」、蘇菜中「紅燒鱔段」、雲南景頗族的傳統家常菜「春鱔魚」等，也風味各異，為食客所津津樂道。

民間有些俗語未必都有道理，譬如，「老不看《三國》，少不看《水滸傳》，也可學習一些人生經驗，少走一些人生彎路。譬如交友，如果知道社會地位優越、人生春風得意的林冲，最後被高俅逼得走投無路，一個重要原因，竟是交了陸虞候陸謙這樣一個朋友，從而總結一些教訓，至少可以成為人生的鏡鑒。

在北宋，虞候這個職務，只是軍事機關中的低級武官，甚至連低級武官都不是，只是侍從或跟班。應當說，林冲與陸謙，無論人品還是武藝都有很大距離，只因林冲為人隨和，不僅和陸謙作了朋友，而且還相當「知心」。他向陸謙推心置腹傾訴胸中怨氣，「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，不遇明主，屈沉在小人之下」，竟不知就在這時，這位「賢弟」正在對他實施調虎離山之計。

高衙內並非天生的壞坯子，只因有了高俅這個位高權重的養父作了靠山；加之有富安、陸謙之類的幫閑出主意。客觀地說，陸謙也並非一開始就為惡林冲。在陷害林冲的連環陷阱中，第一環節是以滿足高衙內對林冲妻子的佔有為目的。先讓高衙內先戴身陸謙家中，然後由陸謙出面騙出林冲，再將林冲妻子誣到陸謙家中，從而使高衙內的淫慾得逞。在這一個環節，主意是富安出的，是主動的；陸謙只是參與者，是被動的。書中說，「陸虞候一時聽允，也沒奈何。只要衙內歡喜，卻顧不得朋友交情。」

（第六回）雖然陸謙是被動的，但其竟然參與凌辱朋友妻子的醜惡行徑，畢竟有着個人私利的算計，那就是陸謙在高俅與林冲、權勢與友情之間，作出了賣友求榮的選擇。為私利投靠權勢，為私利陷害朋友，從而暴露了陸謙的醜惡與無恥。

如果說，在參與高衙內調戲林冲妻子的陰謀中，陸謙還有着某種無奈與被動的話，那麼，作為陷害林冲系列陰謀的關鍵環節——在白虎節堂設置陷阱，則體現了陸謙的主動與陰毒。陸謙這個級別的侍從人員，根本沒有接觸高太尉的資格，就因為參與陷害林冲，才能夠對高太尉當面獻策，這對一位心驕高枝的陸謙來說，當然是千載難逢的投機機會。至於兄長——林冲如何解入開封府，如何脊杖二十，如何充軍遠遼寧州，陸謙並無良心的愧疚，蓋此等人物本無良心可言。可悲的是，林冲對於白虎節堂的圈套，只能依靠事後的推測，因為在當時，他這位「賢弟」的猙獰面目並不清晰。



康乃馨花語：母親

種繼母的智慧。而胡適的兩位嫂子也確實不敢過分放肆。

比較魯迅和胡適，魯迅比胡適深刻，胡適比魯迅平和。魯迅的深刻源於內心經歷過的痛苦，在這痛苦掙扎中，磨礪出他的深邃和犀利。胡適在母親的精心培養下擁有了一份平和，那是母親的心血一滴滴滲透進他生命的結果。隨着年齡的增長，他慢慢品味着母親當年的生活狀況及母親的良苦用心，對母親充滿感激和尊嚴。那份感情全部凝聚在他那篇《我的母親》中。如果當年，胡適也被扔到生活的風口浪尖上，他日後的發展想必不會是後來的方向。許多作家都喜歡回憶母親，魯迅卻極少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母親，即使提也是面無表情的一兩句。總覺得他對母親只有孝順，這孝順更多表現在道德意義上，情感意義上卻不濃。甚至魯迅娶朱安時的順從，也讓人覺得含有懲罰的意味。他在以自己的痛苦懲罰母親。不過魯瑞似乎並沒有明白兒子的意圖，她曾說：「不知為什麼，他們總是好不起來。」魯迅的懲罰很無奈很愚蠢，一個半生生活於封建社會的婦女根本無法，也沒興趣理解這些。結果，魯迅懲罰的只是自己，還搭上了可憐的朱安。據說，魯迅曾說過，母親如同濕棉襖，脫了感到冷，穿着感到難受。這可能是魯瑞給兒子的真實感受吧。

在魯迅和胡適這兩位傑出人物的思想性格中，實在是可以感受到他們母親的太多影響。

神開始了第二次閱讀跋涉，情形依然如故。小說緩慢沉滯的敘述，繁雜紛亂的枝蔓，再一次叫我的閱讀耐性不戰而降，最後同樣的無果而終。對格非來說可以饕餮一餐的精神盛宴，在我則成了難以下嚥的糠菜飯糶。張抗抗說過：「悅讀是必要的，但僅僅是悅讀容易流於膚淺。苦讀是閱讀的昇華，一旦自願進入苦讀，也就進入了讀書的另一種境界」。作家這番話是不錯的。類似的有關表述還有很多。但對一般人而言，其實也就是姑妄聽之。真正達到那種閱讀境界者，即便在當下的學人之中又有幾何。現在反正我在閱讀上不再和自己過不去。苦讀學術理論書籍可能不無裨益，而之於文學作品的閱讀，我覺得這種方式便有點兒費勁不討好了。有些名著不合胃口，當然除了學養視野趣味偏好情緒心境等個人因素之外，再者就是缺少一種和作品的緣分。對絕大多數的讀者，一次真正忘情而投入的閱讀其實還是一種緣分，有些可遇而不可求。好比茫茫人海，有人見面不識，有人則一見如故。正是那種讀來忘情，手不釋卷的閱讀緣分，才聯繫着閱讀的蓬勃活力和不竭動力，才使這種行為得以代代相續生生不息。

鰻魚，又名長魚、黃鱔，我國除青藏高原之外，各地均有分布，尤以江南為多，常生長於稻田、小河、小溪、池塘、河渠、湖泊等淤泥質水底層。黃鱔體細長，頭部較小，呈圓錐形，腹部以前圓筒形，尾部尖細側扁。體黏滑無鱗，無鰭。背部深棕褐色，腹部黃白色，背側布有不規則的黑色小斑點。黃鱔入饌歷史悠久，明代宋詒《宋氏養生部》中就有一「蒜燒鱔」的記載。經歷歷廚師的努力，如今全國鰻鱔不計其數，特別是名廚高手烹製的黃鱔饌，風味獨特，素為食客所喜愛。

鰻魚味美，深得文人雅士喜愛，讚之有加。早在南宋，詩人陸游就有「長魚大肉何由薦，凍齋此際僅千金」之吟唱。淮揚鱔魚大菜「大燒馬鞍山」，即紅燒鱔段，因鱔魚剖腹後加熱，其皮肉收縮，呈馬鞍形得名，清代詩人林蕙村對此菜讚不絕口：「藏時本與龜為伍，烹出偏以馬得名；解釋年來談談感，當筵翻動輿論較情」。清代時，兩江總督左宗棠視察雲梯關淮河水患時，駐淮安府，淮安知府特地請廚師烹製了一道軟兜長魚作為淮左宗棠的貢品。在左宗棠的推薦下，軟兜長魚作為淮左宗棠的貢品之一晉京用於慈禧太后七十歲的生日。相傳，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國學大師章太炎到湖南講學，主人在長沙請名廚盛善齋烹製了一道「紅煨白鱔」，大師品嘗之後極為讚賞，譽為「超出《隨園食單》之上」。「軟兜鱔魚」又名「軟兜長魚」，當代著名詩人丁芒在淮安品嘗過軟兜鱔魚，「平橋豆腐干般好，寫詩讚道：『平橋豆腐干般好，軟兜鱔魚透骨鮮。』」溫州一些鄉村有端午食鱔俗俗，當地楊溪村《中就寫道：『永嘉風俗竹枝歌，薄餅鱔魚好餚廚催食整衣襟，薄餅鱔魚好餚心」。

鰻魚肉厚無刺，因其組織氨基酸含量高，故鮮味獨特。黃鱔烹製前往往往需經過一定加工，其方法一般有兩種：一為活殺，即先將黃鱔用力攪量，然後用刀剖腹，去內臟，剔其脊骨；二為先用適量的白酒倒入裝黃鱔的容器中，迅速蓋上，蓋數分鐘，待其醉後再剖腹剔骨。

黃鱔剖腹去內臟後，烹調方法五花八門，炒、爆、炸、煎、燜、燉、蒸、煮等皆可，不過炒、燜、炸等生黃鱔肉適宜燜、燉，熟黃鱔肉適於炒、燜、炸等。在家常菜譜中，黃鱔可烹製成清炒鱔糊、黃鱔炒洋蔥、黃鱔炒豆芽、生炒鱔片、香菇燉黃鱔等。在我國名菜中，黃鱔也佔有一席之